

● 外国哲学

论费尔巴哈“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的思想及其意义

舒永生

(武汉大学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舒永生(1968-),男,安徽宣州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

[摘要]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命题,人的感性存在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类本质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感性存在与类本质在爱的宗教中获得统一。借助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费尔巴哈开始了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表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现代性。

[关键词] 费尔巴哈;感性存在;类本质;爱的宗教;批判;传统哲学

[中图分类号] B-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1-0024-05

哲学史上对人的考察由来已久,费尔巴哈之前,人们主要探究了人与其他一切东西区别的质的规定性,探究了人与动物区别的自然属性、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在费尔巴哈看来,不能把人区别于动物的属性规定为人的本质,人自身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和本质,即所谓“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在人类思想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费尔巴哈“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内涵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判断的主词(前一个“人”)在费尔巴哈那里其含义是:这个“人”既可以指人的感性存在,又可以指人的类本质,也可以指人的感性存在与类本质的统一。现逐一予以说明。

(一)人的感性存在是人的最高本质

费尔巴哈的感性不同于以往的感性,以往的感性局限于认识论,把感性归结为感受性,并对这种感受性的结构进行先验的分析(康德)。费尔巴哈的感性是对这种认识论感性的超越,而是一种感性本体论,感性表现为感性存在(das sinnliche Sein)。费尔巴哈对感性存在作了以下规定:首先,感性存在是关系存在,而不仅仅是实体存在。其主要表现为:第一,感性存在是心身的统一的关系存在。费尔巴哈认为,“把人分割为身体和灵魂,感性的和非感性的本质,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分割;在实践中,在生活中我们否定这种分割”^[1](第209页)。第二,感性存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的存在,不是先有了人,先有了自然,再有所谓的感觉、意志和爱;而是说,感性存在的先在性在于感性存在就是人的存在(die Menschen sein),人的存在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第三,感性存在是人与人的关系存在。真正的人与自然关系存在、心身的关系存在,离开了人与人的关系,是无法理解的。正如费尔巴哈

所说,“人是二个人生的,肉体上的人是如此,精神上的人也是如此”^[1](第127页)。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是类存在物,即关系存在物。其次,感性存在是知情意的同一。在费尔巴哈看来,所谓感性首先就是感觉着。他认为,人的感觉不仅可以把握现象,也可以把握本质。在情感意义上,感性是爱着的。情感的对象是上帝,是人的情感的需要和满足。“只有在感觉之中,只有在爱之中,‘这个’——这个人,这件事情,亦即个别事物,才有绝对的价值,有限的东西才是无限的东西”^[2](第167页)。在意志意义上,感性是欲望着。“人的最内秘的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1](第591页)。作为感性存在的意志,既不能界定为理性的,也不能界定为非理性的。意志是感性存在,是感性本身,是人本身。最后,感性存在是直观自明的、现实的、个体的本原存在感性存在是现实的存在,具有直观自明性,而这种直观自明性又不同于先验的“我思”的自明性,而是经验的自明性。感性存在是个体的、多样性的存在。感性存在的个体性与多样性表现为感性存在的确定性,即感性存在是现实的时间中和空间中的存在。感性存在的直接性与现实性表明感性存在是本原存在,这就是说,“感性存在是原初的存在,是存在被确定的原初的方式”^[2](第413页)。正如费尔巴哈所说,“生就是活着,感觉着,表露着感觉。而你的感觉越强,就越须要表露;总之,你的感觉和情绪越真实、越强烈、越是本质的,它便越表示为外部的、感性的。诚然,你在感性上未曾表现出来的你,便不算是你”^[1](第208页)。

总之,费尔巴哈认为,感性“是 *ultima ratio, summa summarum* (究极的根据、终极的终极);感觉论是关于究极事物的理论,在这里一切秘密暴露无遗”^[1](第207页)。以前,我们总是把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理解为唯物主义的实体性的自然或人(自然人),而没有看到费尔巴哈的感性是关系性的存在。

(二)类本质是人的最高本质

费尔巴哈对类的论述很多,但对于类的理解却是非常含糊的。在《〈基督教的本质〉的导论》手稿中,一方面他认为类不能被理解为单个的个体的集合,因为复数的个体仍是个体,这只是从量上考察人,而不是从本质上来考察人。另一方面,他又提出类是人的自然(本性、本质)[*die Natur des Menschen*]。在《未来哲学原理》中有这样的见解:(1)类是为有限的个体的方便而进行的一种理论抽象和概括;(2)类为个体所分有;(3)类是在世界历史过程中实现的。我们认为费尔巴哈的类概念至少应该包括两层含义:一,类对于特定的人来说是抽象的共性。在这个意义上,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具有不可感知性,它属于思想的领域。类指人永恒不变的本性。“在类中一切都是共同一致的,他们的种族、部族和民族的差别都消失了”^[2](第519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费尔巴哈把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二,立足于人与动物的区别,类本质(*Gattungswesen*)是特殊性。类本质是人在类意识、类本能、类关系上与动物的区别。类意识(*das Bewusstsein der Gattung*)是人对自身类的意识,动物没有类意识;类本能(*Gattungstrieb*)是同“个体的自我保存本能”(Selbsterhaltungstrieb)相对立的“类的自我保存本能”(Selbsterhaltungstrieb der Gattung);类关系(*Gattungsverhältnis*)“是一种与我的个体性不同的关系,我通过它来实现类”。总之,类存在(*Existenz der Gattung*)是具有类意识、类本能、类关系的存在,就是人的类本质。

费尔巴哈对类的这一规定首先受到了施蒂纳的批判。他说:费尔巴哈“使我们分裂成为一个本质的我和一个非本质的我,而且,他把类,把泛称的人,也即抽象、理念,描述成为我们真正的实体,以区别于那个现实的、个体的我,把后者描述成为非本质的东西”^[2](第423页)。费尔巴哈认为,这是对他的误解,他认为,《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核心正在于消除本质的我和非本质的我之间的分裂,他的类本质是整个人,是自在自为地具有感性存在的具体的人的总体。“类并不意味着抽象,而是意味着那个与那在自己的唯一性之中被孤立起来的‘我’正相对立的‘你’,即一般说来存在于我以外的其他的个体”^[2](第428页)。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有时把类理解为对个体的抽象,有时把类理解为对个体的分有,但是至于到底个体是第一位的,还是类是第一位的?在这里,费尔巴哈吸收了黑格尔的类学说,即类不是抽象的共相,而是具体的共相,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实现的。这就是费尔巴哈借助于宗教的历史来考察人的存在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三)感性存在与类本质的统一是人的最高本质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的本质只有在对象身上表现出来,宗教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宗教体现了人的本质;神学是人的本质异化,人的存在与本质处于对立中;只有在人与人(也包括自然)爱中,人的存在与本质才能达到统一。首先,费尔巴哈认为,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宗教的秘密就是人的秘密。他说,“宗教——至少是基督教——,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关系,不过他是把自己的本质当作一个另外的本质来对待的”^[2](第 39 页)。所以他认为,对上帝的信仰,就是人对他自己的本质之无限性及真理性的信仰。属神的本质就是属人的本质,并且,是处于其绝对的自由与无限性之中的主观地属人的本质。费尔巴哈最后得出结论,“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这就是宗教的秘密”^[2](第 56 页)。其次,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的第一部分论述了宗教中属人的本质,即宗教之真正的本质;《基督教的本质》的第二部分是对神学的分析和批判,论述了宗教中属神的本质,即宗教之不真的本质。“无限的或属神的本质,就是人的精神本质;但是,这个精神本质被从人里面分离出来,被表象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者”^[1](第 327 页)。这样,上帝本来仅仅是一个宾词,却表象成为主词;上帝本来仅仅是类概念,却被表象成为个体存在者;上帝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本质,却被设想成了实在生存着的存在者。基于此,费尔巴哈分析了宗教神学中的种种矛盾,即“上帝的实存中的矛盾”、“上帝的启示中的矛盾”、“上帝一般本质中的矛盾”、“思辨的上帝学说中的矛盾”等等,最后得出结论,神学是人的类本质的双重对象化:他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为一个独立的人格化的本质,然后,他再把自己即已丧失了自身本质的自我又对象化,转化为那已经对象化的自己本质的对象。总之,宗教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神学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认识到了这一点,然后就是把人被异化的本质归还给人,复归到与人的本质相符合的状态,这就是费尔巴哈所主张的爱的宗教。费尔巴哈爱的宗教的思想,无疑是《基督教的本质》题中应有之意。最后,费尔巴哈反对宗教神学,但并不反对宗教本身,反而认为宗教是人的需要。爱的宗教就是人所需要的宗教。第一,爱的宗教是纯粹情感的宗教,爱是生命的表现。爱的宗教“可以使人在爱中找到自己感情的满足,揭开自己生命的谜,达到自己生命的终极目标,从而,在爱中获得那些基督徒在爱之外的信仰中所寻求的东西”^[1](第 243 页)。凡是我所爱的,则就是我的心,就是我的内容,就是我的本质。人在丧失其所爱的对象时,……他也就是丧失了他的心——生命的原则”^[2](第 86 页)。第二,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话。真正的对话表现在爱之中,只有在爱(关系)中,才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有人与人和谐。“别人的爱告诉你,你是什么;只有在爱者的手中、眼里才有被爱者的真正的本质”^[1](第 231 页)。第三,爱是个体存在与类存在的统一。费尔巴哈认为,爱,“将物质理念化和将精神物质化。爱,是上帝与人、精神与自然之真正的统一。……爱,就意味着从精神出发来扬弃精神,就意味着从物质出发来扬弃物质”^[2](第 76 页)。在费尔巴哈看来,爱虽然也表现出最高地和最深地承认个体,但却没有局限于这惟一的个体,而是把自己的意念和思想伸展到类;正是在爱中,人才能够由个别的有限的存在升华为类的无限的存在,达到感性存在与类本质的统一。

二、费尔巴哈“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意义

费尔巴哈“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提出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一)从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

理性哲学与神本主义有内在一致性,这是因为理性哲学作为一种反思哲学,自然是建立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是根源于人本主义的,但是理性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超越性,一旦理性主义超越了人本主义,超越了它的人性之根,它必然要走向神本主义。人性,理性与神性根本上是统一于人性的。西方传统“我思”的反思哲学,就是脱离了人性之根的神性。立足于理性是对神学的批判,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上进行审判;但是理性主义忘记了理性的法庭同样是要受到审判的,那就是理性必须在人性的法庭上进行审判。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是批判他的理性至上,而不是批判理性自身。在费尔巴哈看来,黑格尔的

绝对精神事实上就是上帝,逻辑学自行演绎出自然界就是上帝从无中创造世界,精神的自行展示和实现自身就是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因此,费尔巴哈认为,他的“新哲学的认识原则和主题并不是自我,并不是绝对的亦即抽象的精神,简言之,并不是自为的理性,而是实在的和完整的人的实体。……新哲学诚然也以理性为基础,但是这种神圣性的本质乃是人的本质;所以新哲学并不是以无本质,无色彩,无名称的理性为基础,而是以饱饫人血的理性为基础的。因此,如果旧哲学说:只有理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和实在的东西,那么新哲学则说:只有人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实在的东西;因为只有人性的东西才是有理性的东西;人乃是理性的尺度”^[1](第180—181页)。

(二)“人是什么”向“人是人”的转变

传统形而上学把人的存在与本质是割裂开来的,这种割裂与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是一致的。反思哲学最大的特征就是主客二分,反思就是设定了主体与客体的存在,“我思”,就是设定了“我思”的主体与被“我思”的客体——我本身。这种反思哲学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费尔巴哈对心身二元论的批判,与对黑格尔的批判、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一致的。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人学思想的主流是把人等同于机器,正如拉美特利所说的,“人并不是用什么更贵重的料子捏出来的;自然只是用了同样的面粉团子,它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变化了这面粉团子的哮喘而已”^[3](第43页)。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则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认为人是绝对精神自由自觉的显现,绝对精神经过逻辑学阶段的自我演绎,外化为自然界,只有在自然界发展出人以后,绝对精神才意识到自然界、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人自身都是一个东西,即都是绝对精神。

在费尔巴哈看来,传统哲学对人的理解仅仅抓住了“人是什么”(把人当做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的问题,仅仅要揭示人背后有个永恒的本质。费尔巴哈批判了传统哲学把人的存在与本质割裂开来的观点,提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包含了“人是什么”(本质)与“我是谁”(存在)两个方面的统一;他说,“身体是人的存在;夺去身体便是夺去存在;谁若已经是无感性的,谁就已经不存在。你能够把存在和本质分开吗?当然,在思想上你能够,但在现实中不能”^[1](第210页)。“只有在存在物用它的形态、运动、生活方式对你的感官显现的东西之中,才有着它的灵魂和本质。人的个别性、他的精神,不仅显露在他的可以看得见的步伐之中,而且显露在他的可以听得见的声音之中”^[1](第207页)。所以,费尔巴哈认为,把人分割为身体和灵魂,感性的和非感性的本质,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分割;在实践的生活中,我们否定这种分割。

(三)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统一

所有的科学必将统一为一门科学,那就是人的科学。“哲学最高和最后的原则,因此就是人与人的统一。一切本质关系——各种不同的科学原则——都只是这个统一的各种不同的类型和方式”^[1](第186页)。哲学的本质特点是与人的本质特点相符合的。“一切科学必须以自然为基础。一种学说在没有找到它的自然基础之前,只能是一种假设。这一点特别对于自由的学说有意义”^[1](第118页)。“哲学必须重新与自然科学结合,自然科学必须重新与哲学结合。这种建立在相互需要和内在必然性上面的结合,是持久的、幸福的、多子多孙的,不能与以前那种哲学与神学的错配同日而语”^[1](第118页)。这里的哲学就是人本学,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就是自然科学与人本学的结合。所以,费尔巴哈认为,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做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也将人本学连同自然学当做普遍的科学。

费尔巴哈批判了把科学与感性生命对立起来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生命是‘绝对者的观点’;科学、理论是有限者的观点。生命进行综合,科学进行分离”^[1](第204页)。“科学从外向内,而生命从内向外;科学在深奥处寻觅生命,而生命只存在于表面;科学在感官背后寻觅本质”^[1](第206—207页)。但是他们不知道,本质却摆在感官前面。正如你自己的知觉和感觉能力倾向于表面一样,你只能在事物,如在生活中一样,直接向你的感官显露的地方,获得它们的本质。因此,“艺术,宗教,哲学或科学,只是真正的人的本质的现象或显示”^[1](第184页)。

(四)消除哲学

消除哲学,哲学同样应该受到批判,当然,这里要消除和批判的是以“我思”为特征的反思哲学。费尔巴哈是以人与人的爱来代替哲学。“这个新哲学说着属人的语言,而不是说着没来历的和无以名之的语言;它言行一致地认为哲学之本质就在哲学之否定中,就是说,它声明只有有血有肉的、人化了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从而,当它看到一切把哲学之假象当做哲学之本质的不学无术的人甚至根本不把它当做哲学的时候,就不免要庆幸自己获得了最高的胜利”^[2](第 13 页)。所以,费尔巴哈认为,真正的哲学不是创作书,而是创作人,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宗教便是我的宗教,没有任何哲学便是我的哲学”^[1](第 250 页)。费尔巴哈认为,他的新哲学,不仅是无矛盾地将神学溶化于理性之中,而且将它溶化于心情之中,即:溶化于完整的,现实的,人的本质之中。“新哲学只是旧哲学的必然结果——因为凡是溶化于人的理智之中的东西,最后也必须溶化于生活之中,必须溶化于人的心情之中,人的血液之中——但是同时也只有新哲学才是旧哲学的真理,而且是一种新的,独立的真理;因为只有成为有血有肉的真理才是真理”^[1](第 182 页)。作为人的哲学的新哲学,“它主要地也是为人的哲学——新哲学对理论的独立性和尊严性并无妨害,甚至与理论高度协调,本质上具有一种实践倾向”^[1](第 186 页)。这里显示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萌芽,这说明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蕴含着上升到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在必然性。

综上所述,费尔巴哈提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表明他是从本体的意义上来理解感性和理解人,并且试图从本原的意义上来把感性与人统一起来,说明费尔巴哈已经是超越传统哲学对“人是什么?”的提问来建构他的新哲学。但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感性和人是“哲学家眼中的感性和人”,而不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因此费尔巴哈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就在于对这种不彻底性的批判。但我们依然要看到费尔巴哈哲学的现代性,看到费尔巴哈是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过渡的环节。只有立足于这样的立场,才能揭开费尔巴哈哲学本质以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之谜。

[参 考 文 献]

- [1] [德]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 荣震华,李金山,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2] [德]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 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3] [法]拉美特利. 人是机器[M]. 顾寿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责任编辑 严 真)

FEUERBACH's "Human is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 Thought and Meaning

SHU Yong-s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SHU Yong-sheng (1968-),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west philosophy.

Abstract: "Human is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ought of Ludwig Feuerbach's humanism. The "das Wenschen sein" is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 and the "Gattungswesen" is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 They unite in the religion of love. Feuerbach criticizes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by his "Human is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 so his humanism might belong to modern philosophy.

Key words: Feuerbach; das Wenschen sein; Gattungswesen; religion of love; criticize;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